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稼村類藁卷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濬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秦 泉

謄錄監生臣鄒曾蔭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六

元 王義山 撰

啓事

皈投前空相葉西澗

綠野優游超出神仙之上洪鈞抉扎願歸造化之中不  
修尺牘之恭曷寫寸衷之蘊敬九頓首而一引吭抑惟  
本朝厥有先正或置翹材之錄或公夾袋之儲如良醫

用方並蓄乎參苓芝术如梓人作室兼收乎棗楠棟梁  
然而此乃呂正獻當國之時與虞雍公宅揆之日皆職  
分當為之事俾人才各罄所長至若畫錦堂乃魏公佚  
老之居獨樂園亦涑水退閒之所以他人處此惟牢閼  
固拒以養高獨二老不然且博採旁搜而薦進身固處  
江湖之遠心常為宗社而憂伏念某學海漚如士林芥  
爾四舉研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陞對極言幾  
為擢舉首之凌景夏柰書生薄命遭不放出頭之歐陽

公雖墮乙科覺踰已分亦嘗間求理學不能免伊川科舉奪人之譏妄習宏詞又恐犯龜山文字自售之戒獨鬱鬱其誰語將汲汲乎何求過為京尹所知誤在辟客之列載念糴官之設均為京局之榮可以非材而當此選非藉吹噓之力終無奮迅之期某官得聖之清惟仁者靜滿三農之望收歛其功看晚節之香自安於淡挺特立獨行之操於急流勇退之中間中日月靜裏乾坤安分造堯夫之境洛下臺池外間花竹有時醉居易之

吟然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者聖人之時而或出或處或  
默或語者君子之道是雖魏野嘗賡上天辭富貴之詩  
將恐遼人遽發無地起樓臺之間蓋識者每以此覘吾  
之國而我朝所恃則無競維人行將疏北闕之恩豈可  
久東山而處徐行當車晚餐當肉固樂循真境之安巨  
川作楫大旱作霖當再為蒼生而起宜廣為之搜訪庶  
可備於馳驅雖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干萬者其為  
人品之不齊然予曰疏附予曰奔走予曰先後者豈可

異時乏乏使致令嵬瑣妄冀甄拔倘蒙飛鶚薦而升或  
可勉駕材而進雖素尊潞國欠再親洛社於洛中然來  
自杭山喜獲出門生之門下

皈投叅政趙格庵

讀格庵之四書嘗親方冊備京畿之小吏已出大鈞恪  
修駢儼之恭聊費皈依之悃冒焉銜袖庸表摵衣伏念  
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僥倖韓昌黎之四舉秦竊范景  
仁之乙科雖厄於不放其出頭然安敢自尤於薄命竊

嘗妄希拔萃擬習宏詞終以疲神文字之間不如刻意  
義理之學獨鬱鬱其誰語將皇皇乎何之乃蒙噓黍谷之  
灰且屢侍春風之坐賈黯既取科第得文正教之為官  
楊時待調京師慕程門徃而從學矧在容察之下夙依  
覆燾之仁懇切一誠晉越再瀆某官伊洛以前一周子  
乾淳以來兩晦翁自誠而明以真實地為踐履由博而  
約於知行處著工夫每嘆漢唐之儒不知義理之學董  
子述正心而正心以上之事則闕而不講昌黎論致知

而致知以下之要則畧而不言嘗以先生纂疏而觀可  
為前聖絕學之繼至若齋名之取義尤於大學以用工  
自此而相吾君則非心邪念之不萌推之而平天下則  
全體大用之悉備此大儒出而宗主斯道而後學所以  
歸依其門某敢不愈究講明以求砭訂愚不可及也未  
能救氣稟之偏賢尚在此乎深有冀師資之益

皈投浙漕洪損齋

巔局卑微竊祿王畿之下永臺崇峻納身洪造之中雖

趨承之日方新而歸嚮之心維舊敬修尺牘懸寫寸丹  
嘗讀平齋先生之文可為天下善類之慶謂太平之君  
當與賢者共而皇極之世非棄人之時或言仁傑舉東  
之有宰相器或言蕭何奇韓信真大將才或言正倫無  
負魏徵之知或言阮咸不辱山濤之薦其論趙韓王則  
取其綴奏紙以進其論陳古靈則取其疏薦藁以聞此  
皆先正所云敢為執事者告偉哉華閥有此聞孫伏念  
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四舉間關而得第幾在甲科一

官僥倖以媒身方成再調幸忝鹽人之職獲依鹹使之  
光柰鞭筭非良未慣通於齊筭幸筆耕有素頗能守於  
韓蠶豈敢辭若襄之勞惟恐蹈巖甜之歎雖才非劉摯  
監鹽倉而有學士之稱然心慕仲淹掌西溪而得運使  
之舉敬九頓首而一引吭某官九垓隆名六經粹舉天  
目出岩水萃臨安而駕生異人鋒車入帝闕過家山而  
又持使節行即佩紫囊而上姑暫留錦水之榮某樹某  
水某丘且歷指昔時之遊釣維駒維驥維駱豈久煩彼

隰之驅馳矧茲兼兩路之轉輸何者非二天之覆蓋圖  
為得月遂移近水之樓相與為春提出沴寒之谷况已  
在匠石之園伯樂之厩安得不發寧戚之歌鬷明之言  
倘今焉獲一盼於師門則繼此可終身於陶冶審傳說  
之象匪伊觀金鼎之調和舉膠鬲於魚端有望青冥之  
吹送

飯授浙漕朱尚友

燈窓積學熟讀紫陽夫子之書醞局備員獲隸尚友先

生之部卓有先儒之標的允為後學之範模輒致皈依  
仰祈甄錄竊嘗考封事所載無非主公道而言謂有司  
舉賢才所貴正人之得謂郡守薦屬吏毋為私意所蒙  
采之公論而不遺疏遠之人求於下僚而不取軟媚之  
輩輒以當家之事告于執事之前伏念某學海漚如士  
林芥爾場屋間關於四舉殿庭忝竊於乙科以義理為  
入道之門研精逕造知利欲乃點人之漆搖手莫前凡  
平時思所以律諸身皆先生推此而淑後進茲忝鹽人

之役獲在王畿之間倣沿海鈔法之行務寬征榷念臨  
漳官賣之弊敢事煩苛皆一遵乎大訓格言冀不蹈於  
庸流俗吏百年雲谷久欽喬木之家四牡星輶又拜甘  
棠之笏是謂三生之幸遇可無一語以求知某官當代  
老師斯文正派以真實地為踐履於知行處著工夫作  
好監司又拈起浙東之政為名法從更詳陳榻後之書  
使吾道之統有傳見盛德之後必大非久進薇省藥墻  
之步猶且收竹頭木屑之才敢期夾袋之儲遂啓大鈞

之間不慙銜齧妄覬陶鎔幸親今代之文公可為師表  
願效同安之王子以備門人

飯授刑堂趙平齊

粉陰夙庇敬修執贊之恭李掾卑棲遽起問鈞之想罷  
未遑於趨戍乃先急於謀身輒忍恥以自鳴庶徼榮而  
一顧嘗竊考古人之薦士無非與天下以為公呂文穆  
夾袋之儲博採四方之衆論虞忠肅翹材之館類皆一  
代之名流曾何專取於里閭初豈有偏於親故允謂至

公之舉夫誰得議其私然處鄉黨則恂如吾夫子所以聖維桑梓而敬止作詩者謂之恭蓋知人本自昔之所難而居鄉乃論秀之從出所以朱買臣之貴不薦於他人而薦於同邑之賢吳隱之之名不顯於他人而顯於鄰居之士固自知其非稱姑畧誦於所聞伏念某折穢短材濫巾末第立身行已惟知實地之可憑洗手奉公粗謂仰天而無愧初筮零陵之戶誤為臺府所知挈來鴈峯濫贅烏幙慚無贊畫深愧湖南之客多賢恪守廉

勤恐為隴西之士所恥遠依宏覆遂獲終更嘗愛劉元  
城看條貫之言冒居周濂溪爭獄事之職蓋本朝之法  
未嘗嚴以三尺矧先儒之論尤當寬之一分惟當仰體  
天地好生之心推行祖宗不殺之意或可逃於吏責庶  
不辱於師門第某也家地一寒命途多舛竊稽魯語緬  
想古風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此公論之難磨滅  
童子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俾後學之有依歸忘其躍  
冶之羞或者脫穎而出顧自媒之可醜然公舉則非私

某官學者宗師道之標的融一心於萬事而主之以理  
貫萬物於一心而準之以平天下之勢持衡權重輕而  
各當君子之道絜矩度人已以皆公然猶合衆俊以兼  
收豈忍使一夫之不獲輒因參覲就致皈依倘辱盼青  
或可破白興其德行道藝者既有慚月旦之評與爾鄰  
里鄉黨乎深有望春風之賜

通湖南帥參政皮泉錄

十國為連夙仰帥垣之重一行作吏濫叨民版之司喜

大造之可依撫微踪而深幸敢修辭贊敬瀆鈞墀某官  
經濟規模弼諧事業道足以開物成務學足以尊主庇  
民朕心朕德惟乃知夙荷藻旒之眷嘉謀嘉猷則入告  
密叅帷幄之謀頃未離場屋之時已大為縉紳所予燼  
然駿譽齒于諸公之間旋以麟經首乎俊造之選竊考  
春秋之大義獨為洙泗之全書筆削片言褒貶萬世縱  
以游夏之高弟不措一辭有如公穀之名家特列諸傳  
雖明於董仲舒而或者病其闇固雖習於公孫弘而或

者議其奸諛自漢以來專門者幾賈逵則有條例之作鍾興則有章句之文纂要於士廉而人議其迂訓詰於何休而人疑其鑿或以繁露立說或以指要為名人自為家師各異說俱未若天開景運道闡斯文自孫明復之發微一出而其學傳自程伊川之序傳一著而其理顯為說則無如橫渠之粹作傳則無如文定之精迨止齋續一脉之傳至泉祿惟六人而已彼荆舒所見謬矣以新經之說易之所謂以政事殺人以學校殺後世者

其斯人乎安得為天地立心為前聖繼絕學如先生者  
以之輔東宮則辨明乎尊王黜伯之義以之斷國論則  
界限乎崇陽抑陰之嚴如徒述明公出仕以來特不過  
常人誦德之語用敢昌言其所學不復縷數於其他况  
嘗身到於黃扉佇看恩疏於紫詔風雲之會頃刻以須  
某辛苦燈窓迂迴場屋屢黜於有司而不改力磨柔硯  
之堅四舉於禮部而後成始棄韓檠之短冒然出仕稟  
甚曠官非庇覆之是依恐顛濟之未免夫子之牆數仞

尚祈受教於師門杜陵之廈萬間所願棲身於德宇

通江西運使曹介軒

篤節觀風夙仰崇臺之峻理曹議讞叨居列屋之卑以  
昔焉親炙之無繇而今也趨承之有幸三薰贊牘百拜  
典籤某官玉振而金聲準平而繩直所學乃經濟彌綸  
之道其業則潔靜精微之書於真實地著工夫始者自  
誠敬而入從原頭處去理會超然得本領之真考韋編  
三絕以來盡芻狗諸家之說謂田何而下凡專門者幾

獨伊川所傳為造道之精方理探極前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迨心涵妙處吾聞先儒先儒聞三  
聖三聖聞諸天以此而發微闡幽以此而開物成務至  
若昕庭之大對巍然進士之甲科謂世變以降何嘗有  
安而無危有治而無亂惟英君者作斯能轉亂而為治  
轉危而為安是之謂大易之道窮則變變則通於此見  
先生之學誠則明明則著果膺親擢幾列倫魁矧今乾  
九五之大人才際時龍之御泰九二之君子又新治象

之開雖曰否終則傾當思復德之本或益之乃可致龜  
朋之助不節若何以窒蠹財之原主德固無過而小過  
至於大過者所當思世道雖已濟而既濟終於未濟者  
所當慮艮止也君心之善方萌而未固者不可以不堅  
定坎險也邊境之事有備而無患者不可以不豫防惟  
明公熟記於心庶他日大推所學無但曰吾職轉輸而  
已而不爲當今平治之圖側聞丹辰之興思非久洪樞  
之入秉悉據素蘊徑上黃扉某拆襪短材濫巾未第立

身行已惟知實地之可憑洗手奉公直欲仰天而無愧  
初筮二水之戶誤為漕臺所知挈來鴈峯俾贅烏幕茲  
叨李掾又值爪時非雲天庇覆之是依則風雨震凌而  
奚恃此運使最識大體所期高過於仞墻微司理幾誤  
平人惟有盡心於職業

通江西帥趙月山

帥垣嶺閩元戎陳十乘之儀理掾備員小吏托萬間之  
庇況昔也快鳳凰景星之覩矧今焉又烏鵲明月之依

受容察與他人殊謹熏沐以賤名微某官準平而繩直  
玉振而金聲所學孔孟顏曾其文歐蘇韓柳王茂洪過  
江為第一流人物可以鎮浮小范老行邊有數十萬甲  
兵長於制勝蓋天之福人國為世而生名公豈偶然哉  
必有以也仰岷峨之鍾此秀信乎蜀珍矧國家之寶惟  
賢粹然趙璧偉真儒之無對見吾國之有人歟今寶祚  
方隆金甌尚闢帝以江淮之重國之門戶所關誰為朕  
行徒得君重南至召陵北至無棣豈容土宇之中分東

望夏口西望武昌正欠舟師之一捷全憑妙筭遠制窮  
邊南海疆理命召來宣行復輿圖之舊北門鎖鑰非準  
不可載清沙漠之塵然後鋪張鴻烈以之不顯雄謀長城  
遠矣顧績用之彌彰以我公來豈凡庸之可後入秉樞  
機之要共調鼎鼐之勲以展經綸之規摹以宏久大之  
德業某奮身寒苦賦分偏慳方陞對極言司馬公亟稱  
其入等柰書生薄命歐陽子不放其出頭正衆議軒輊  
之間得明公主張之力然天子自為座主故廷試不稱

門生如此知遇之深豈止輪囷之感知又在走趨之末  
尚祈宏覆露之恩繇江西安撫而拜大參願繼中興之  
賢相為南安司理而辨疑獄敬希前代之儒宗

通憲司俞松澗

皇華遣使夙欽六轡之光藍綬抗塵幸托萬間之庇望  
崇臺而拜謁馳短繫以效忱其官精神玉壺之永氣  
槩金莖之露其道足以開物成務其學足以尊主庇民  
上規姚姒下逮莊騷極羣玉而博覽高擣屈宋濃薰班

馬兼衆作之所長頃未離場屋之時已大為縉紳所予  
迨騫華於月殿旋接武於雲衢遊蓮幕則以贊畫稱宰  
花封則以撫字著最是一麾之出藹然五袞之歌處事  
則折之以理而人服其詳明治民則代之以寬而政尚  
乎平易均之作牧不無難易之殊何者為功莫甚凋殘  
之後嘗以前賢而考艱哉循吏之稱若黃霸之守潁川  
與文翁之治蜀郡皆在承平之日不過撫摩其民眷惟  
瀟灘素號樂土粵自干戈兵革之後遂成瓦礫塗炭之

場惟帝念民煩公出守相與集安安之福未嘗求赫赫之名竹使分符在昔已歌於來暮棠陰滿地至今猶切於去思此愚為隣邑豐城之民嘗親見先生清江之政因稽近事惟有二賢張松山持節於湖南王留耕建臺於江右皆由此郡即峻他除惟明公旋陟於臬司在今日復司於漕運雖既以留耕建臺於江右則異然比之松山持節於湖南則同帝眷愈隆民望尤屬然崇臺之職乃大計之攸關爰自比年以來不勝斯民之困惟論

道經邦之手乃全制用之方非正心誠意之書不載生財之道此乃明公之素學奚待小子之贅言第恐丹詔飛來紫宸促覲鮮于為一路福難久為京漕之淹蕭何乃萬世功行即重鄰侯之拜風雲之會頃刻以須

通臨江守李蕡窩

竹使分符行托二天之庇花封試令愧非百里之才以半生親炙之無由而一旦摶趨之有幸將歷階而伏謁先率牘以通名稽首辨香俯躬文席某官準平而繩直

玉質而金相漢清議之家單傳名節唐宗英之裔官樣詞章然此特以世譜而言又孰若論當家之事嘗考先朝執政仰惟竹湖先生比乾淳諸公箇樣人物紹濂洛一脉吾道宗師憶昨嘉熙之間勉為先皇而起其出處關世道之輕重其論列係民生之戚休為國老臣上方呼於內相留佐天子人屬望於端明夫何幾詔之徵來而乃扁舟之徑去使今世知有難進易退之節皆先生倡為特立獨行之風實惟我公克肖乃父尚論其世宛

然棠笏之猶新歸視其家蔚若槐陰之如舊縱未復青  
籧之故物亦當峻紫橐之穹班而乃唾視九遷廉取一  
郡用心寧寬厚而不流於激為政寧優柔而無過於嚴  
鑄鐵成金鑄頑成仁可傳循良之吏賣劍買牛賣刀買  
犢俾安耕鑿之天此真賢太守所為夫豈今俗吏可語  
佇看政最上結主知顯膺細書一札之褒榮繼刺史三  
公之躅某間關未第旌苒半生初筮零陵訪漫郎三吾  
之跡再尋橫浦挹濂溪一脉之源不自度其疎愚乃冒

膺於繁劇頗聞喻水久興謝推不去之謠豈謂師門遽  
有求可使為之許少陵廣萬間底幸托帡幪士元非  
百里才願逃瘞曠

謁湖南倉趙端齋

沂西江之水嘗瞻仰於使星望南嶽之雲喜皈依於恩  
造既仲也得摶趨於丈席豈伯子不鑽仰於仞墻以半  
生傾慕之心遂一旦從遊之願切以弟兄之共學莫難  
師友之同宗明道伊川俱受濂溪之業穎濱坡老共登

六一之門與涑水而遊者尹公漸尹公洙受涑水之辟者  
劉公攽劉公敞與叔和叔則俱號橫渠之高弟堅中均  
中則皆為和靖之門人以學而言則皆以孔孟為宗以  
文而論則皆以韓歐為法或講明義理而為道學之倡  
或編摩史籍而為通志之書此皆難弟難兄俱遇良師  
良友至若郇仁郇武事於章安惠卿和卿僕役於荆  
舒彼四不肖者固小人之雄而二大奸者尤當世所嫉  
曷若吾黨之小子幸遇當時之巨儒某官宇量恢宏風

規高潔如居漢世未多忠鯁之更生若在唐時不數詞  
章之太白自收高第即步亨衢身雖州縣之服勤人以  
廟堂而期望左右司當謹擇所任惟人臺閣事須習知  
乃居此選若昔青源白鷺已煩皂蓋朱幡自應入侍於  
冕旒胡乃又持於麾節帝念湖湘之重今為兵革之場  
其在平時猶究心於矜閔矧當此際盍加意於撫摩眷  
惟庾司最係民命惟振貧恤孤而後可以言廣惠惟貴  
耀賤羈而後可以言常平惟不奉青苗如富紹庭而後

可以居此官惟舉行荒政如朱文公而後可以稱此職  
此固明公之素學奚待書生之贅言第以論道經邦之  
才致君澤民之蘊自合作九天之霖雨豈止為一路之  
福星佇收安靜之庸益茂經綸之業遄歸青禁大庇蒼  
生如某者文字蠹魚姓名蟻虱一舉登虎榜頗妄希進  
士之榮三箭定天山亦屢奏將軍之捷諸公頗交譽乎  
子厚有司柰連枉於齊生方其刻苦於功名間亦用工  
於詞學雖文章末技未足為吾道之尊然科目累人止

得為程文之習重念鵠鵠之微賤嘗供牛馬之使令  
葛邑司征頂踵拜二天之賜焚川董旅陶鈞皆一力之  
功惟其辱知遇之深所以相汲引而進願借齒牙之餘  
論庶成羽翼之深恩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取謂同聲而  
迭和大木為宗細木為桷尚期並蓄以兼取

代謁臨江倅陳所翁

監州稱半刺之尊久懷傾仰弟子修先生之敬獲遂樞  
趨輒陳愚陋之辭仰冀高明之聽竊謂以貴下賤乃君

子之盛心委身事人此吾黨之大節故必有名世之士  
始可為善類所宗豈以為孟嘗之客者多狗盜之徒執  
李膺之御者皆龍門之彥每傷世道之薄因嘆士風之  
衰急於求進者掃門不以為羞甘於自鬻者上書不以  
為躁是皆無恥之輩夫豈知道之流至若世有歐陽公  
蘇老泉始為之客人非晏元獻范文正肯出其門今有  
身為吾道之主盟手提斯文之正印其英風義槩排山  
嶽而吞湖海故有抱負者所願歸其健筆雄文橫河漢

而爍斗牛故尚詞華者所願學不此之往則將焉依某  
官氣塞兩間才高一世所負乃棟梁之器大任可勝其  
立如冰雪之清纖塵不染間者嘗居於朝列胡為屈佐  
於侯藩道大故為俗學所譏名高故為時人所忌倘能  
少屈跬步可蓬萊之山惟不苟同拂袖去平津之間然  
上則寶之如良金美玉而人皆望以為景星鳳凰設若  
有言責於時決不減慶歷之四諫使其任天下之重又  
將為元祐之大臣然且尊賢而育才哀窮而悼屈來者

曲輪直桷無不見收求者渴飲飢餐無不如意譬猶太  
山不以峻極而辭纖芥滄海不以浩渺而却細流故雖  
衆俊之兼收猶恐一夫之不獲微而絲粟必也陶鈞某  
為儒而迂適用者少窮簷刻苦頗知厲志於螢燈老硯  
磨穿豈謂濫名於鴈塔冒然干祿拙甚謀身誰歟左挈  
以右提罕矣前推而後輓歛衽傍牆之下摵衣丈席之  
前安師嚴道尊不啻定夫立門外之雪迨情親意浹又  
如光庭挹座上之風敢以平昔所聞少裨高明之末嘗

誦后山之集服膺前哲之言以司馬公呂文穆虞忠肅之編與曾文靖陳密學呂忠獻之紀萃為一卷名曰達賢因以觀諸老之推善尊能抑以見衆正之得時行道此固先儒之陳迹諒亦我公之夙心如蒙賜九鼎之言達之當路庶不使一介之士沈於下僚

稼村類藁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七

元 王義山 撰

劄目

通江西憲楊高峯

某伏以孟春謹時生意融暢仰惟其官霜嚴一節風動  
列城九重簡知兩間協贊某謹端笏拂蓍諭日之吉九  
頤百拜貢忱于大籜臺首正台照

某欽以一路福星生人之司命係焉舒之為春歛之為秋胸中自有一造化寒暑小物望而退舍彼又焉能為沴茵鼎小忠不敢為執御者告

某茲審光膺宸綺就易使華暴公子之名豈專斷擊雋不疑之母好在平反喜動潘輿懼騰漢部伏惟慶愜其官淑問如臯陶式敬如蘇公持平如張釋之于定國帝以綉衣持斧乃人命所關非廉而明者不輕畀嘗聞易六十四卦凡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四噬嗑曰先王以

明罰勑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責曰君子以明庶政  
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噬嗑旅  
上卦為離責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  
故設卦觀象以明為主先生公而生明以洗冤澤物為  
己任又嘗持濂溪之憲節矣濂溪不云乎利用獄以動  
而明也敢以為一路賀其知有闢西夫子舊矣門外之  
雪座上之春後學之所共仰也日昨嘗修小夫竿牘之  
敬得以賤名氏聞每恨無由雅拜以展弟子禮於函丈

之側引睇崇臺恨臂不羽

某庸拙無倫豈堪議讞深惟橫浦理曹乃我朝大宗師  
發軔之地通書所謂治獄必中正明達敢不佩先儒之  
訓今又得大賢君子臨照其上比荷實翁先生檄為東  
湖南浦以來曠官有誅席藁俟罪惟三宥之

某聳聞霜臺大建一芥小吏所以事長事貴者何敢廢  
禮謹課儻語一道少當辨香觸突崇威不暑而汗倘辱  
電擲萬億秭之幸

某揆分綦微不敢僭申使閻五城十二樓寶眷之間恭  
想吉星次舍福慶無邊新治一切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通江西帥趙月山

某伏以孟冬謹月朔風兆寒恭惟某官斧鉞專征金湯  
鞏固九重注倚二儀昭森某謹端笏拂蓍涓日之吉東  
向九頓首百拜以賤名聞于都督府首丐台照

某竊惟國家置元帥府其撫呵雷霆則奔走羣動其叱  
咤風雨則潤澤羣生川君瀆神且為之後先擁護寒暑

小沴望而退舍茵鼎小忠不敢為執御者告

某仰惟某官學通六藝忠貫三精其謀畧則荀攸賈詡之密其經濟則周瑜魯肅之英其吟嘯則謝安庾亮之雅其牧御則羊祜陸遜之仁大厦之棟梁洪流之舟楫也四郊多壘此為何時惟硬脊梁可以當大事任本朝自國於東南以來江其門戶也淮其藩籬也藩籬固則門戶安矣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行且誦杜老淨洗甲兵之詩後當紀之旂常勒之金石邦其永

孚于休某敢預以為天下國家賀某嘗聞帥垣嶺閭號  
小朝廷屬吏之事長不敢以賓主見豈特虔若小侯之  
事大國哉瞻望牙纛何時得與戎服左執刀右屬弓矢  
帕首袞靴者同一羅拜

某豫章晚學聞道也未四叨秋賦僥倖一得壬戌塵忝  
首蒙大魁文先生拈出由甲而乙天實為之其亦嘗進  
拜師墻控九頓首謝蒙予其進眷愛之意彌隆勞問之  
辭備至感激知遇永矢弗諼今也幸又以牛馬走服役

於使天照臨之下或者造就之機其在此乎願以此身納之化治惟先生念之某不勝願望之至

某辱知舊矣深惟事長之禮不可無以為贊謹課儻語少當辦香觸突穹崇罪當萬坐倘辱電擲榮幸倍萬某頗識分守不敢僭申使閥星珠月璧之眷伏想自天錫祉中外惟均某服在末寮奔走職也履封恐有指呼敢不端笏以承

通南安周竹友

某伏以秋高氣清玉宇如洗某官擁麾在道先聲已雷  
上下神祇夾扶奔衛某齋祓百拜頓首叩賀函于大籤  
臺惠徼省覽

某載惟盱為江西名郡龜湖之清姑山之秀草木不足  
以當其奇而異人出焉皆扶輿清淑所鍾也動與理俱  
靜與理會何福不除膳服小忠無庸瀆于執御者敢畧  
之

某恭審昕陞疏恩名藩作牧分漢符而出來臨南楚之

邦奉雋母以行尤便北堂之養信矣人間之勝事喧然  
境內之歡聲皆翹首延頸以俟蒞止伏深慶愜

某仰惟某官人品一代之宗師學術六經之源委誰不  
朱轔皂蓋罕聞斑老菜之衣縱令金馬玉堂孰若燕僖  
公之宇此一段事真二難并孟浩然賦登堂之詩身尚  
離於侍側潘安仁奉笥輿之樂時又在於閒居俱未若  
兒典雄藩母垂鶴髮聚此一家之和氣融彼千里之陽  
春嘗以本朝而觀孰為慈親之譽蘇易簡之母薛陳文

惠之母馮皆以賢稱卓哉前比行矣肩輿而上殿駢然  
錫宴以疏封閭里競稱縉紳歆艷

某生平一瓣香置之懷袖久矣擇而後炷惟是誦高文  
於方冊企佳譽於班行自謂無緣可以梯接今不遠伊  
邁得身親炙矣橫浦雖天一方然我朝道源一脉實於  
此乎基之某為之喜曰前有周濂溪於既往後有周竹  
友於方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某劍水一書生聞道也未腐爛黃冊四獻始售塵忝乙

科再調茲闕材質朽下議讞非長凜乎覆壓之是懼詎  
意今茲得以末屬效駿奔杜陵之廣廈萬間白氏之大  
裘散蓋非幸歟自賀其逢喜至距躍

某時文手耳於抽黃對白語非曰能之然事長有禮非  
文無以為贅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倘辱電盼其為光寵  
不啻萬億秭

某揆分綦賤不敢僭申使閑五城十二樓列仙之間新  
治一切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通江西漕使劉實翁

某伏以孟夏謹時暑風清穆恭惟某官鵠袍烏奕錦畫  
光榮風采一新穹祇拱相某謹熏祓九頓首百拜贊敬  
賀床虔祈台丙

某嘗聞吉人君子動與理俱散而為一路之春風和氣  
何福不除老佛氏葆練之說妄也寢餌之說贅也某僭  
敢畧去某比者使節東來嘗於梅關道左膝行雅拜修  
事長之禮仰蒙畧去位貌特賜予潔一被光采百倍感

激知遇千喙難宣

某竊惟轉運副使自唐始厥選甚不輕也嘗以宰相兼領美國朝尤不輕畀伏讀國史有嘗為轉運而號為一路福星者惟鮮于公迂叟有云今復以子駿為轉運誠非所宜然欲救東土之民非子駿不可茲者伏審欽奉宸綸再持使節大江以西莫不懼忻踴躍而言曰是前日漕五羊而民歌之曰運使如水清徹底者而况鄉郡之除榮於畫錦歐公之記不云乎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榮元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及生靈功施社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是望公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敢誦此語為先賀

某門人也棲身宇下毫髮不出他人之門頂踵無非大造之賜今此又遇使星臨照而某又以賤役獲在走趨而今而後倚賴盡持之恩不一而足非幸歟雖使自謀亦不能如是之巧安得不為距躍三百

某仰止師墻實在門生故吏之列賀語不當落人後亟

修儻語少叙卑忱一目擲去幸甚倍萬

某揆分綦賤不敢僭申使闕五城十二樓列仙之間橫浦恐有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代通京尹洪雲岩

某伏以陽暢之月霜曦晶明恭惟某官麟符增重天寵維新九重簡封兩間協相某謹端笏拂蓍諭日之至吉仰申賀廈之恭重慈下鑒

某竊惟一代異人受明天子休命來為天府民物之主

山君水妃莫不奔走率職擁護後先區區寒燠又焉敢  
殄鼎餗蕭薌是時劫愍者僭敢畧去

某茲審上瞻神京中謀大尹渙揚尺札聽朕訓辭壯觀  
上都煩公彈壓伏惟懼慶某嘗聞之天目之山茗水出  
焉有龍飛鳳舞之狀自紹興有詔為行在所遂為帝王  
州恭惟某雲岩先生巍峩八座之尊彈擊千里之地蓋  
嘗伏讀前史三輔之置自武帝始試以漢世而考類當  
京兆之稱然而才力巨者以斷制為能耳目察者以發

擿為巧故道德之味每為刻薄所勝而根本之地反有削弱之形惟本朝先正則不然杜正獻尹京則治尚公平范希文尹京則政甚閒暇雲岩之再為臨安也蔽芾崇陰不盡前時之遺愛顧瞻粉社居多某所以曾遊伏想東坡之憫農勞乖崖之弛鹽禁利民之事不一而舉會有以知開封府拜相故事為上言者

某比者蒙恩陞辭嘗得摵衣丈席仰蒙師慈以遺簪旣履為念揄揚愛助端出吹噓逖遠階符屢更蓂莢橫浦

僻在江西盡處邈天一方望長安於日下惟有誦江東  
日暮雲之句

某老矣一麾得郡在省徭雜處之地已交郡事延見父  
老具言聖天子所以撫摩愛育之意雖岩穴巖峒之民  
莫不投戈折籜羞前之為即此事可見人心天理豈終  
於不可化誨惟當以昌黎所謂一以為龍蛇一以為赤  
子以待徭民則省民亦與之俱安矣若夫廉勤二字平  
日得於師門者敢不服膺

某辱知舊矣深惟事長之禮不可無以為贊謹課儼語  
少當辨香觸突穹崇罪當萬坐倘辱電擲榮幸倍萬  
某頗識分守不敢僭申使閼星珠月璧之眷伏想自天  
錫祉中外惟均某服在未察奔走職也履封恐有指呼  
敢不端笏以承

代通揚州制置李庭山

某伏以孟秋謹時老火猶熾恭惟某官斧鉞專征金湯  
鞚固冕旒簡注穹廩夾持某謹三宿齋沐以氏名聞丐

垂台丙

某竊維國家置元帥府其撫呵雷霆則奔走羣動其叱咤風雨則潤澤羣生川君陸神其為擁護先後莫敢不承厥職寒暑小物望而退舍首鼎小忠不敢贅為執御者告

某嘗謂揚州古都會號小朝廷屬吏之事長不敢以賓禮見又豈特虔若小侯之事大國哉某聳聞宇宙之隆名未遂星鳳之快覩行將與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

首袞襯者同一羅拜

某仰惟某官學通六藝忠貫三精撐托東南半壁之天  
控制西北二邊之地輕裘緩帶雍容有叔子之風羽扇  
綸巾談笑走曹瞞之敵揚為巨鎮薈徽溝之美麗茱萸  
灣之清泚遊觀之勝未暇也載惟南躡乎鉅海之滸北  
壓乎重淮之流蓋自唐以來為節鎮南渡後尤為大藩  
屏登摘星樓江淮南北可一目而盡又遠想破全於新  
塘之時皆天下奇勝陸續既往之殊勲恢拓方來之雋

軌自此而紫樞黃門有唐李德裕入相故事在其拭目  
以俟

某材質朽下得效駿奔自賀其逢喜至距躍

某謹課儼辭少申事長之禮倘辱電擲萬億之幸

某頗識分守不敢僭候潭慶有所委使敢不端笏以承

代賀左史馮初心

席前疏渥柱下陞班鳳閣摛辭久仰舍人之樣螭坳秉  
筆又兼學士之榮國典增華儒紳交慶伏惟某官任重

而道遠器大而聲宏其學問為真儒宗其文章號大手  
筆剛惟嫉惡獨秉乎鐵石之心廉不沽名確守乎冰雪  
之操久膺簡注徑陟清華竊惟修注之司實係禁嚴之  
職雖上無過舉初何煩直筆之在旁蓋古置史官正欲  
警非心於未動不特晉班於雲霧又將渙發於風雷左  
史記事右史記言固賴切劘於君德外制掌書內制掌  
誥尤資粉澤於皇猷眷愈重於冕旒進特參於機軸由  
起居之官入東西府可平步升自翰林而相凡二十餘

有故事在某聳聞除目深激慶悰望五色之雲透知瑞氣捲一簾之雨願丐餘波恭惟賀私仰祈台丙

代賀右史王侍郎

發號楓宸陞華柱史細旃廣廈固嘗說金殿之書彩筆丹墀又來侍玉皇之案清光近止輿論翕然恭惟某官其業則博學宏詞當世之宗工巨筆自先秦以來未見之典籍富貯胸中至組練而後一變乎繪緺復見古作果持老筆入直禁庭夜宿鸞坡試興元等詔諭旨之手

日親翠幄講說命三篇格君之辭乃今符柱下之一星  
自古重螭頭之二史既要在地據緊班而立則台階可平  
步而升岩叟擢起居即登樞府正仲除修注隨拜右丞  
此儒者榮皆當家事某棲身廈庇喜聽郵傳望五色之  
雲遙瞻瑞氣捲一簾之雨願丐餘波恭控慶私仰祈台  
照

賀贛守胡石璧

昕陞疏恩台藩作牧瞻余襄公之坐處仍此來遊訪趙

清獻之留題居然如舊旗旄改觀襦袴先聲伏惟歡慶  
某仰惟某官於知行處著工夫以真實地為踐履人謂  
何無忌似舅惟公獨立而無朋世言胡安定教人其學  
由體而達用凡麾節之所至其風采為如何如高山深  
林龍虎莫測其變化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迨  
高困乎東山嘻九遷其何物元城之間曾不通於政府  
質肅之書未嘗至於京師嘗侍丈席之傍親聆謦欬之  
及非不知有速化之事決不肯為阿附之徒此硬脊梁

乃真石璧故聞先生之風者鄙夫寬懦夫立而充先生所學大臣法小臣廉乃今不薄淮陽而來肯為章貢之重福千里幸矣澤四海謂何行迓詔綸即躋法從某辛苦一燈四充秋賦忝竊乙科再調銓曹叨受茲闕惟是某讀書不多聞道也未每於當世之鉅人名德未嘗不願北面而事下風嘗謂石璧先生今第一流也學問為世儒宗文字為大手筆政事為妙監司他日論思獻納則為名侍從輔佐彌縫則為賢宰相後學晚生捨此將

安之乎

問候祕監文文山

某不天先君藐棄禍鉅痛深首辱慰唁扶憊跪讀悲感  
盈抱未果造台墀俯伏九頓以謝拊已自訟凜如負芒  
泰度包荒諒蒙矜貸某故謗訪聞綠綿一封喚歸禁近  
善類皆曰君子道長時也衆陽用事躋世唐虞指日可  
冀乃正月之朔恭覩御筆峻除某官可直學士院跳郎  
星卿月而上著之紅燭紫薇之地位置甚清公論惟允

玉堂得真學士矣先生之文黼黻皇猷金玉王度一揮九制文詞典雅真有三代之風自大魁而知制誥罔俾蘇陳二公得以專美于前矣峨眉之嫉胡為乎來哉得非道大者難容名高者易毀直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何考槃在阿碩人之過青原白鷺能久留乎鋒車搖搖行矣徵召狀元大拜者有呂文穆王文正李文定之芳躅在其翹企以俟某去冬奉先君襄事後人子之情不待霜露既降而君蒿悽愴常割于懷久當熏沐尺箋為

師門敬素冠奕奕何等姓名不敢以瀆非慢也令弟某  
官綵侍雍容墳篲迭奏誠一家盛事怡聚乞呼名



稼村類藁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稼村類藁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 洛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任應銳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纂卷二十八

元 王義山 撰

祝誄行狀

龍興路五學教授告廟文

聞之孟軻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某里人也而職教焉  
非父兄之執友則朋輩之間儕詎敢曰為鄉里師乎某  
嘗為國子正今又分教於鄉漢胡母生齊人也為博士

而歸教於齊學者宗之某無學之可宗而敢援此例將有叱而去之者曰此非子坐

東湖

某聞師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某聞道也未而敢為人師乎昔胡文定為太學官歸教鄉里文定則可某則不可

宗濂

某聞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三者而無一焉抗顏講席多見其不知量也抑嘗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某

不敏請事斯語

縣學

郡有學古也縣有學自宋始惟洪既有郡學又建湖濂二書院於附庸又建學焉聖人之教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在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某何人斯職五學之教敢曰君子之所教者五

祭實齋劉尚書

洪範五福自壽富康寧攸好德至考終命五者備矣先

生既壽且康不特德為天下達尊而齒爵又為天下達尊然獨不以富稱生平一廉瑩徹千古殿南海之邦象犀珠玉萃焉曾不手浣富求於先生而先生無求於富欠五福之一他人以為欠而先生則曰吾無欠矣以貴言先生有五福之所無以富言先生無五福之所有富與貴先生何心哉至於命以考終此又今世所難者天之報先生厚矣某病不及嘗藥殮不及撫棺今又以采薪之憂不及修辨香敬嗚呼痛其甚歟嗚呼痛其甚歟

祭山居劉侯官

哀哀山居而止於斯家庭之學曾未及施所學伊何救時之劑公而大用廊廟之器假令萬鍾焉能挽公母謂所到止於一月哀哀山居修短皆數出師未捷而身先死少陵所以為武侯哀從古如斯獨山居哉愚嘗評公一世之雄卧百尺樓餘子下風珪璋琰璧不假彫琢海鯨天驥不可羈縛其學汪洋淵乎向舒讀盡人間未見之書作為文章翔蛟躍鳳睥睨韓柳越軼屈宋公有英

嗣必世其科曾遊廣寒蜚聲巍峩天地中間惟理不朽  
六藁猶在詔今傳後山居雖死不死其名彼富貴者鳥  
獸好音山居遊矣欲見無所潔觴一奠墮淚如雨

祭徐伯康

士庶人三月而葬也公以名父之子天斬之壽讀父之  
書而不得用於世死又後十七年而葬禮歟非禮也豈  
人子之情有大不忍於心者故廢禮而用情歟雖不合  
乎禮然亦可諒其情矣嗚呼人子之情天下之至情也

聖人緣情制禮得不諒人子之情乎嗚呼

瑞金知縣愚齋聶先生行狀

先生姓聶氏諱喜字愚仲世居臨江軍清江縣修德鄉石洲里家世儒科天聖間有登進士第者諱言熙寧間有登進士第者諱復先生其裔也聶族望於清江舊矣曾祖諱公彥祖諱侯服父諱次山俱以詩書燕其後先生生嘉定癸酉之癸亥癸卯癸丑義山垂髫時間徃外氏家外祖父令同羣兒角對偶每試輒弗敵先生齒髮

壯刻苦自厲屢試場屋不偶寶祐乙卯始拔清江解明  
年試南宮知舉竹所陳公顯伯定其賦魁天下忠齋留  
公夢炎讀其論曰此有學識士也策微誤竹所以本房  
副卷朱君值易之竟以第五名賦入等今湖南帥幹鄧  
君林留京語人曰林得之顧齋鄧公垌省魁初取清江  
聶嘉因謝有司竹所謂先生曰公為省元七日科第高  
下固分定人皆為先生惜先生處之裕如也初筮贑州  
贑縣西尉再調宜州教授未赴改辟臨安府右司理參

軍秩滿辟浙西帥司典市酒庫以考舉及格改合入官  
肯授宣教郎差知贑州瑞金縣事先生未及赴病矣暨  
歸猶力疾哭先君甚哀是日抵舍未暮間冠裳見家廟  
禮訖又冠裳見族姻如見家廟禮又禮訖觴族姻以下  
賓退入坐正寢環諸孫四旁相勞苦甚悉夜向晨顧謂  
左右曰吾在途嗜睡如酣然寢不安席堅忍自扶以迄  
於歸言訖整襟拱手而逝時咸淳丁卯臘月十有九日  
也享年五十有五嗚呼曳杖逍遙之歌易簣戰兢之言

此聖賢事也非先生學力到處其何以死哉初先生病臨安旅中戒其子曰我母效里中某官病未終丐棺於京尹吾計吾囊俸餘亡幾僅可棺全吾以歸吾父母嗚呼士窮乃見所守先生病且殆不旦夕死獨不肯向人道乞字此豈窮困所能屈哉是殆與孟郊之食苦齊韓愈之無縕袍陶元亮之不折腰同一堅硬聞先生之風者頑夫廉鄙夫寬薄夫敦懦夫有立志嗚呼人不能窮而天地窮之悲夫蓋先生之學所以不為死生得喪貧賤

禍福所恐動者全是養得剛大之氣故見之行事無非  
自是氣中發出來世有一等衰颯懶怯又有一等私意  
纏繞之人其身未死而氣已先死先生身雖死氣浩然  
天地間不死也先生自幼不好弄儼然成人篤志問學  
家寢甚無貰買書從朋儕借錄外祖父伯舅為典衣鬻  
產教之距所居十數步有小齋先生閉戶讀書雖祁寒  
不爐夏不扇老母歸寧先生入拜堂下羣犬喧吠如生  
客蓋先生昕夕與書俱以至忘歸老母歸語其故先君

躍然曰果爾肯屑為兒友否羅致之俾共學焉書同燈  
坐同席寢同衾窮晝夜之力鑽仰於學者蓋十餘年先  
生學益進遂同就正於前南豐尉金川雲林楊先生攀  
龍雲林江西賦家哲匠嘗試教官又試博學宏詞科先  
生自登師門屹然為士林表儒門下高第屢滿相率而  
尊之曰愚齋先生服其教者不特為魁岸偉器且薰其  
德而善良焉先生於燈窓用工最苦今世士子取科舉  
之文如詩賦論策蠅頭細書出於手澤者數十帙類編

先儒文集前乎書肆所未有口吟手抄彪分臚列其為  
帙十四先生曰是未足以惠後學於是窮搜廣覽聚百  
氏之書樂充棟取先儒為正宗括其精髓盡五年心力  
書成凡十有二帙名之曰友錄士友互相傳寫為矜式  
嗚呼先生用力於斯文至矣方其未尉贛西家食需次  
猶不已於學友覆考亭四書繙閱本朝名臣言行錄采  
取其可資立身之本編之成書曰士學心錄可達之治  
人者別而異之曰仕學如是又十餘帙故其行修於家

達於鄉而信於人其學問於師得於心而措之民皆自  
講貫中來也開慶己未及瓜竢守雲西陸公景思以文  
雄當代於士少許可識先生文墨間以初筮未應舉止  
以文華上之於朝其詞曰雅器玉溫英辭金振蓋亦確  
於許予者是年冬北兵瞰上流所在湏洞竢雖僻一方  
多寇警邊塵一關輒團民兵設烽燧築排柵尉比身之  
奔走疏附曾靡寧日時有以清野之說獻憲守雪村撫  
公鼎是其議下令撤城西民居先生爭不勝被檄後故

緩其事後亦無他虞民居賴以不毀賴民至今德之鄉  
有殺人者事已逾年不知殺人者名縣憑寸紙以數人  
姓名下尉捕先生已疑其非潛加搜訪得真殺人者縣  
所指果皆平民或曰尉捕盜有功當上先生曰尉職也  
以人命易官爵非所志輒翼謝賴境有劉村園頭兩鄉  
對峙世相讐小有爭輒相屠先生履其地覆其爭之由  
械其尤無良者致之縣縣欲盡蒐其徒芟之先生不可  
悉致其人於尉坐之兩廡以義理曉之爭者百餘悉相

顧自責曰尉活我也相與釋私憾結歡盟羞前之為持牛酒轉相問勞往還居三年賢勞備至逮事憲使恕齋吳公革一日民有訴邑事不公者十餘狀恕齋叢其事於尉期以五日蓋將觀其所處也先生不由吏手如期悉定奪以申皆中肯綮恕齋竒之遂有造就之意書滿贊民議即某地像而祠焉先生聞之曰尉小吏受容察於臺府之下免過幸矣顧敢爾繼又聞有私繪其像於家者亟畀之錢卷而藏之會吉之龍泉闕令恕齋以先

生辟命將下恕齋建墓西總再調取宜州令官恕齋尹  
神臯首白之廟堂辟先生右司理先生介潔高遠以吏  
塵困人猛欲就冷職誓不以書生試獄吏牢辭至再恕  
齋曰公廉明如此何官不可為勉彊祗事恕齋後謂人  
曰吾為天府得兩獄官謂先生及廬陵許君雷發也庀  
職以來隨事爬剔惟求無愧俯仰官爵不論也禍福不  
計也獄有二事一則曰冒官爵而戕人命一則曰殘骨  
肉而據家財其力可通神而吏又舞吾法蓋州縣數年

不決之獄先生據按推詳姦狀俱白試以利弗動脅以  
貴弗怵某至含沙肆毒幾入臺評後二姦卒正典刑先  
生之名遂滿天府上下莫不敬其廉能雖間巷小兒亦  
知有聶司理克齋徐公復以廉平舉恕齋以廉介舉平  
齋趙公汝暨以持身端謹舉厥後被旨薦矣又以先生  
才學操守聞於上期年間三刻如寄有貴介貪先生名  
欲以京判舉謝絕之退謂所親曰吾不敢以父生師教  
之身而辱於戚畹之門蓋其所學正大自貴重其身如

圭璧靜見孫公子秀尹京於縉紳間稔其名一見青睞  
會華亭有巨室因糴碎家先生曰華亭為邑歲糴止十  
五萬某人一家耳家不大於邑而倍其數三十萬有是  
哉白之府府轉白於朝卒減半靜見由是期以遠器不  
數日以學識優長超嚮端潔舉不閱月而石溪吳公舜  
龍為之合穎節齋陳公訪以遺賢為憾舉先生善聽獄  
訟盡公得實科而肯齋李公芾亦以從事郎舉闢陞兩  
考內五削俱圓吾黨皆以先生通籍為賀先生曰吾之

心豈祇媒一身苟祿計哉每書戒其子必以充廣德心  
力行好事為訓秩滿市民爭綵旗幟以華其去有庖空  
但酌西湖水及面上三年無愧容等句杭民駭瞻謂前  
此所無有六考既書會任內有慶因微告法碍通班以  
典市酒入辟留幕府肯齋政事間凡心力不逮者悉以  
委之南廂闕求官者十數肯齋曰此非氣魄如夏秋不  
可卒不他畀攝事期月能聲滿京國識者遂稱其有剗  
繁治劇之才先生官於桂薪玉粒之地凡四考介峭屹

立食止菜無異品西山先儒謂斯民不可一日有此色  
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惟先生可語此蓋其安貧  
樂道每曰為好官不若為好人故自入仕以來行事之  
纖悉必記而養廉微俸亦別籍以識意蓋曰事不可對  
人言者不可書則吾不為之矣貨之悖而入者不可記  
則吾不有之矣此亦清獻露香告天之遺意嘗自贊其  
真曰仰不愧俯不愧內不愧兢兢此心戴天履地推是  
心謂造物當滂沛其報而所到止此嗚呼痛哉性儉約

弊裘故褐終身不易最友孝方伯舅卒襄大事稱家之  
有無未嘗等其費於二兄伯舅始娶教氏生輝森繼徐  
氏生先生及焱先生處兄弟無間言視二兄急難不啻  
已雖兒號妻啼寧弗顧自登第後每以養不及親為恨  
其之官也迎兄就養弟焱出為族人後年未三十而死  
上有垂白之祖母事之如已母下有垂髫二女撫之如  
已女娶同邑楊氏子男三人端與見禮部侍省端茂端  
佑俱秀而文人謂先生有子如此死無憾端茂以父命

繼弟焱後女二人長適同邑彭果次適豐城熊以道皆  
業儒孫男四人孫女四人俱幼其孤將以咸淳己巳九  
月奉柩葬於新淦縣欽風鄉白羊嶺鷓鴣山之原俾義  
山狀其行將以乞銘焉義山竊惟先生之學自養氣入  
先儒謂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世間禍福得喪利害  
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又謂氣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  
可屈撓蓋天地之氣而人得之以生者惟能得其所養  
無妄為以害之則本體不虧又謂浩然之氣纔說浩然

便有剛果意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說皆低不可語此氣先生於養氣上用工最深故死生不為之動肯齋且以氣魄稱而先生自贊亦自信其仰不愧俯不怍蓋方困阨時手不書乞米之帖口不誦乞巧之文故其氣不為窮乏餒使其立乎人之朝當大事任汲黯多慾之諫朱雲折檻之忠張綱埋輪之勇王義方對仗彈李義府段秀實舉笏擊朱泚陽城裂裴延齡麻韓愈上佛骨表孔宗魯扣鐸大呼唐子方論燈籠錦是皆先生所

敢為嗚呼言有大而非誇衆人疑焉達者信之嗚呼安  
得起先生於九京而與之論養氣之學哉義山痛念幼  
從先生遊不特相與厲舉子業於躬行踐履上件件點  
對小有過必面規無少假借雖情好本兄弟然敬而憚  
之甚於嚴父哲師之臨其傍凜乎法家拂士之議其後  
也義山壬戌竊第太常先生有書自賴來以其生平所  
受用者力行好事充廣德心八字相懋勉嗚呼先生棄  
義山而往行而無所詣也疑而無所訂也瑕而莫予攻

也怠而莫予鞭也嗚呼已矣以先生氣節如此而不得傳於史其官守之卑又無言責以洩胷中剛大之氣噫柰何其

徐侍郎逸事狀

宋德祐甲戌北兵渡江舉朝相顧失色余徃訪正言徐公與論國事聞臺諫哭聲震天御史中丞陳過庭哭尤慟明日過庭先走又明日監察御史李可走又明日監察御史潘文卿走獨公彷徨不忍去謂余曰自古無走

臺諫閱月除公左史兼權戶部侍郎然問過庭可文卿  
當愧死不死初平章賈似道督師江上自度力不支將  
議和權也畏公議弗敢欲其議自臺諫學校出貽書政  
府達意於公公毅然不從嗚呼壯矣事亟謀遷幸權也  
公抗言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金陵皆非惟當固  
守京城嗚呼又壯矣明年詔守和寧門和亦不及事矣  
未幾京城失守遷亦不及事矣公諱卿孫字麟仲一再  
魁鄉薦壬戌省試高列自初筮潭州善化主簿至正言

多可書最是令衡山尤表偉故事作邑最者除察天子  
以公政聲卓越除公監察御史路繫矣等而上何官不  
可為其所行事又當大書特書不一書雖然忘言可也  
宋亡士大夫多逸事無以懲勸千萬世取以告太史氏

稼村類藁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九

元 王羲山 撰

墓誌銘

清江楊居士墓誌銘

余家豐城去清江甚邇甚邇而甚遠曷邇而遠以邑異其鄉之行好事而不求聞於人者罕與耳接雖接弗詳也一日有以楊公善狀示余者請刻辭讀之自孝於親

睦族娟而下與人交皆與理合居鄉遇歲侵與鄉人共  
年穀低其直之昂無德色其鄉多亢壤一不雨苗焦卷  
公費自己未夏堤其水俟田之渴耕者利賴之他鄉或  
不稔此獨歲邑委括田他鄉踏地出稅租無孔遺且加  
贏焉以求悅長民之不肖者公獨不媚所行皆近厚不  
盡人之情其生平類漢馬少遊近世閩士黃長者不鬻  
金愚其子教以書俱為士林雋翹屢榜亞天之福善未  
央也余曰果爾是可書遂訪於今監察御史雲屋徐公

雲屋為余言如所狀之行雲屋與公居同井又甚邇以  
甚邇之言驗所狀之行於是乎書公諱義成字信伯曾  
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聶氏吁江戶掾諱杞之女娶熊  
氏男二人女一人孫男一人曾孫一人生於嘉熙丙寅  
八月二十一日歿於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年某月某  
日墓在茂材鄉某山之原銘曰

最難得者鄉達尊之稱可以驗里中之評嗚呼是可銘

月堂呂居士墓誌銘

呂氏族於洪不多見有世居豐梅仙鄉里名皇地者族甚望家逸其譜莫詳其系之出也公諱益字舜臣尤望於一族曾祖諱明甫父諱廷誼俱弗仕母某氏初仲父未室先祖父為擇對曰娶婦母以貲必有婦德乃可有媒呂氏女者先祖父曰呂以詩書儒其家必能賢其女是可娶幼侍仲妣傍乃得於所聞自仲妣歸於仲父也事舅姑以孝處妯娌以和某私竊自語是其家法然也非有賢父兄不能是後十餘年某與清江愚齋肅公

諱嘉同學公子夢斗亦來學以文頡頏每課試與之角  
相雄長諸老先生奇之某又私竊自語曰是其家學然  
也非有賢父兄不能是以仲妣孝於舅姑睦於妯娌知  
公事父母孝處兄弟無間以夢斗苦於學知公學然後  
知其子學方公之刻志於學也猶及師竹園于公漫塘  
鄧公西坡鄒公其友也為文貫穿經史如語孟荀揚本  
朝名臣言行書手自抄錄字畫精楷蓋公端慤士也尤  
工於聲律燕處王公秋圃鄒公俱以明經擢第公遣子

執經參請皆有立夢斗學詩同經多遜之某與嘉夢斗未弱冠為文字友嘉擢丙辰第仕至通籍某壬戌塵忝夢斗僅試成均明年便飛上廣寒宮折取第一枝桂吁亦晚矣公亦無及見矣非命歟始公習舉子業屢試有司不售乃堂於居之南前有老松當戶鬚眉甚古又有此君輩參錯其間每清風徐來有聲磨戛如琴球門列膏壤鱗屬水瀛瀛而鳴羣嶽當前朝暉夕烟拱揖獻狀省身雷公高之扁曰月堂想夫天朗氣清之夕萬籟俱

歎呼取月來展齒印扶疎酒盃照沆瀣劃然長嘯不知  
月之為此身此身之為月也嗚呼公則古矣萬古遼天  
之月則不古也杜工部月明玉堂空子猷剡溪之遊林  
逋孤山之詠諸君子皆與月為莫逆者也而今安在哉  
豈獨公然歟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所可為  
公賀者書脉不朽耳若夫遇歲歉則推有餘以及鄉之  
人歲庚申所在寇攘出力以衛桑梓此富而仁者所樂  
為也亦處鄉里者所當為也是不可不書亦不必特書

公娶閼氏先公三十六年卒子男四人孫男八人孫女十二人曾孫四人公生於癸卯三月二十七日歿於丙辰六月五日享年八十有六諸孤以某年十二月丙申奉柩葬於同里之龍州將葬夢斗來謁銘某以哭先君辭後一年夢斗曰子之琴祥矣言可文奚辭銘曰嗟嗟呂公以月名堂種桂一枝於月中央後有興者高掇其芳月堂雖死而名猶香

汪母孺人李氏墓誌銘

先君師主一張先生先君嘗曰主一仲子願娶弘齋李  
先生女荆釵布裳惟蘋蘩是供識者嘆其真儒家女武  
寧汪君章少以文學稱弘齋曰是可妻以其兄之子妻  
之其樸如弘齋女晦翁嘗謂李敬子赤子保天理仇讐  
嫉人欲吾之畏友也世之君子其學足以化天下而不能  
化妻子者有之矣弘齋之學能化其家如此今世稱  
婦人之賢曰事舅姑以孝也處妯娌以和也勤以治家  
也儉以足用也婦人皆能是雖然此婦人職分當然也

天下惟婦人能教子為可書初孺人適汪也生二子從溢從潛從溢自幼至長皆父之教孺人能相其夫以教子一家之間父既儒外氏又儒從溢有成立甲戌試特科入第一等授廸功郎蘄州蘄水縣尉從潛遊庠序有聲從溢不特儒其身又儒其弟又儒其子將見曰仍曰來儒而又儒汪氏書脉之永孺人有力焉孺人生為儒家女既嫁為儒家婦宜乎其子孫之儒也孺人以從溢恩封孺人女一人適建昌縣學李惟義孫男三人中龍

旗龍以潛藩薦名禮部應龍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同邑  
余紹榮次適陳自立曾孫三人儀鳳翔鳳附鳳曾孫女  
三人孺人生於紹熙甲寅二月乙未終於至元戊寅庚  
申葬於上清鄉毛源雙龍山之陽某年某月某日也銘  
曰

孺人之家儒故能相其夫儒教其子若孫皆儒

亡嫂孺人周氏墓誌銘

柳子厚誌亡姊崔夫人之墓曰夫人歸於夫家為婦為

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笄而上以至  
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銘婦人惟族嫗知之悉禮  
曰內言不出於相相以外縱知未必如是之悉也亡嫂  
故簽書武昌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周公某之女周清江  
儒家也曾祖某祖某妣某氏某年歸於我先兄先兄諱  
某先孺人幾年卒先兄世居龍興府豐城縣長豐鄉槎  
溪里去清江不一舍後徙居焉初從伯妣楊氏早嫠延  
師訓子手植書種先兄與弟沂以學相懋沂特奏名進

士故吉州安福縣主簿詩書之澤孺人又能演迤之古  
今稱婦人必曰功容言德雖然常事耳不必書惟能教  
子者為賢母孺人自歸夫家事舅姑以孝處妯娌以穆  
婦道備矣生二子鎰登甲戌進士第前廸功郎吉州萬  
安縣尉次廷瑞出繼祖母舅楊氏後丙辰科南省正奏  
名雖不幸早世然詩書之澤霧霈矣且方來而未央也  
嗚呼教子為人父者之責也不幸父亡母存母始得以  
專教子之名雖然豈孺人所願哉孺人生二子相繼取

科第他母所無也孫男五人孫女二人孺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歿於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年某月某日其葬清江縣某鄉某山之原過其墓者必曰一母而兩令子孺人生子又能教之此所以異乎他母也其可不書銘曰

兒在襁褓母保抱之不曰有父在兒方垂髫母長育之不曰有父在不幸父亡母存教子之責萃於母之身母而賢軻其子此三遷之教所以有慈母之稱嗚呼母也

天只父兮何在而母獨擅教子之聲亦豈為人子者之所忍聞故傳曰婦人不願有名

胡母孺人劉氏墓誌銘

鬻孤之巔有故人焉是為翠屏先生李公某翠屏死未及銘其墓吾過矣雖然翠屏之學惟門人胡順父得其傳銘其門人胡順父之母之墓吾之責或可逭焉爾孺人姓劉氏諱貴靜儒家女也曾祖稱祖文政考良恭妣蕭氏歸於胡某號也晞齋歿於寶祐癸丑先是

翠屏銘晞齋墓有曰學問博見趣明為人純茂篤實與  
庚子鄉貢有是夫故妻然也愚嘗謂銘婦人惟族嫻知  
之悉劉君登孺人中表也樞以內之事劉知之狀孺人  
之行甚悉有是母故子然也古今稱婦人惟曰德言容  
功常事耳惟德言為可書遺子就學於束脩常禮有不  
廢孺人之所謂德也每談古聖賢事及家學家法之懿  
以相勗厲孺人之所謂言也以孺人之德之言如此不  
書非闕歟余洪人距顚九百里於何而知胡母之賢以

信翠屏者信胡又以胡之內姪劉君狀孺人之行愈信  
孺人為胡之賢母又以教授張君某學賓盧君某之書  
歷述而益信其賢此而不銘孰可銘孺人生於某年某  
月歿於至元甲申之十一月享年六十有七葬於某年某  
月某日其地在某鄉某山之原嗚呼孺人孀居三十  
有二載今日可以見夫於地下難矣哉又能教子親明  
師取良友為世聞人難之又難也若夫典中饋而惟酒  
食是議溫公謂此婦人之職不書銘曰

翠屏死其學傳於孺人之子孺人今之孟母

先君擴記

嗚呼先君有子不肖獲罪於天不自隕滅禍延於先君  
嗚呼先君何辜至此極邪未寃之先表兄宣教郎待參  
聟囁狀先君之行將乞銘於今世大手筆義山不敢私  
述先德謹取囁所狀者約而鏹諸擴初囁與義山兄弟  
同筆硯學成而歸寶祐乙卯囁領鄉薦明年試南宮知  
舉定其賦將魁天下他考官意見相角竟以賦五名入

等先君教也嘉以是狀先君最詳王自江左為士林盛族先君諱道昌字叔潛世居豫章豐城之槎溪曾祖諱子忠祖諱幡然父諱德秀俱弗仕妣清江周氏故賓州別駕諱邦光之女娶清江聶氏嘉姑也先君骨相偉岸望之揚休山立事親最孝處兄弟無間言待族姻以恩義相陶浹議論務寬厚人有善稱不容口惡則為諱之家僅中產無剩財小有餘輒推以及人歲不登減糴價以濟鄉之貧乏率為常力行好事不止一人以君子長

者稱之以詩書遺後人曰吾家贏金也方弱冠笈書郡庠十載一燈僅一再亞選語人曰吾有子可脉此書矣謝塲屋去築書堂曰麗澤羣鄉之秀者學焉數十年來里中講說義方之訓以先君為法淳祐己酉義山義端曇江西薦又明科壬子又聯薦又明科戊午義端又薦又明科辛酉義山又薦明年義山偶塵忝廷試覆考秘書文公天祥以義山策有直氣已第在前三名後乃乙科越三年景定甲子會朝廷賜高爵蒙恩授先君承

務即致仕母孺人先君存時嘗卜壽藏於瑞州高安縣  
新豐鄉西山之原義山義端以咸淳丁卯冬十二月癸  
酉奉柩葬茲地其地位異固乾至穴所推一峯而上之  
龍虎詭蔚一水來前迂徐演迤如之玄山下有奇石丙  
如鹽虎形抑水勢而緩之徘徊淀洑然後東前聳一山  
如蓆帽天馬策策如躍或曰壬戌厥廷之選可取而償  
使為先君子而孫孫而子子而復孫孫而復子相與環  
無窮當有代應是識者嗚呼利先君之葬為子孫榮為

人子者忍乎先君生於淳熙丙午閏七月丁丑終於咸淳丁卯六月庚午壽八十有二義山從政郎南安軍司理參軍義端成忠郎知武岡軍綏寧縣孫男二人惟肖登仕郎次通孫孫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鄧直夫次適將仕郎待銓彭懋次許嫁進士袁雷應未行餘尚幼先君將考終稱萬古萬古者再義端問何謂也先君曰汝不觀誠齋先生與伯子訣之言乎言訖而逝義山時贊員江西漕幕是夕漏二鼓家僮以先君將去世之命召

戴星而奔未百里訃聞嗚呼為人子者當親庭甚可懼  
之年乃去之而仕今歿不及歛嗚呼窮天下之哀不足  
以聲此心之痛盡天下之辭不足以文此身之過罪大  
惡極嗚呼尚得為人子邪

先妣壙記

先妣姓聶氏諱維清曾祖諱大方祖諱公彥父諱侯服  
俱弗仕妣周氏世臨江清江縣修德鄉五石里生於淳  
熙丙午閏七月二十三日先祖考為先君擇對嘗曰一

婦賢一家齊矣必懿行淑德乃婦之母以易先君諱道  
昌稟父命而受先妣於正室景定甲子上有事于明堂  
制詔士民有子登進士科者以年封有旨授先君承務  
郎致仕先妣孺人享年八十有四以咸淳己巳九月十  
二日終嗚呼哀哉先是咸淳丁卯之夏先君藐棄諸孤  
義山義端所以忍湏更死者有母在哭父未乾繼以哭  
母天摧地裂痛其鉅乎義山嘗聞伯舅季舅言先妣在  
女氏也事親孝父病為父禱食不肉三年族姻賢之事

兄姊如父待弟妹恩義無欠虧既嫁以孝於父母者孝  
於舅姑以睦於兄弟姊妹者睦於妯娌及先君之姑姊  
妹義山幼侍先君傍得於所聞及長得於所見如伯舅  
季舅之謂嗚呼先妣自笄而上為女之道先君之知不  
如伯舅季舅之知出嫁以後為婦為妻為母之道伯舅  
季舅之知不如先君義山之知也以伯舅季舅之言驗  
之所聞於先君及義山得於所見先妣可謂賢矣初先  
妣事姑之日淺事祖考惟恪起居飲食之節靡不至先

祖考喜朋遊中饋乏助賓至是日值先妣饌先祖考喜曰吾待賓不菲矣穀羞孔嘉不戒而具不豐不敢進不精潔不敢進先祖考亟稱之每對人言願此婦蚤生男以報先祖考有愛妾或謂先君兄弟四人一飯瓜分亡幾不可以再娠先妣曰生子耶吾子之生女耶吾女之後卒無生姑姊妹已嫁而反多傳食焉先妣耻之必迎之私室饋於斯寢處於斯還必實其筐以徃族姻有女力不能嫁者嫁之雖脫簪傾箱弗吝其仁至於不可叱

奴婢鄰有笞筆聲已顰蹙曰痛痒一也性雅澹箴紉機杼之外無他習袴服珍飾悉屏去先君篤於義方塾延名師戶外參請屢滿每餉先妣必身之庖廩相繼無廢禮伯舅有子諱嘉姿稟秀拔兒時不羣先妣歸寧以嘉為可教歸語先君曰是子可為吾兒友羅致之俾義山義端共學嘉自是為士林表偉淳祐己酉義山義端聯江西薦又明科壬子義山義端又聯薦嘉子端與同江西薦又明科乙卯義山義端又聯薦嘉預鄉薦明年嘉

試南宮樂魁天下策微誤竟以賦第三名入等仕至通籍又明科戊午義端又薦又明科辛酉義山又薦明年偶塵忝廷試大魁文先生以義山所對有真氣批第一等上擢第一後為詳定者抑之置乙科初外氏家本儒天聖間有諱言熙寧間有諱復俱登進士科厥後文脉萎蕪以嘉復振嘉未第前其子薦其兄文名薦其叔啓薦嗚呼先妣以一婦人而能使二氏之子孫澤於道德仁義難矣先妣事父母為賢女事舅姑為賢婦相先君

為賢妻教子為賢母嗚呼先妣為女為婦為妻為母之道可謂賢矣今以咸淳己巳十二月十四日奉柩祔於塋愴曾祖妣熊氏之墓之後嗚呼先妣以開禧丁卯十二月十四日歸於我先君先君以咸淳丁卯六月十四日棄先妣而逝死者歸也開禧丁卯十二月十四日先妣之歸夫婦之合也咸淳丁卯六月十四日先君之歸夫婦之離也今先妣又以咸淳己巳十二月十四日歸于土嗚呼死生離合固不偶然也而人子之痛庸詎可

歸之數乎嗚呼痛其甚歟

稼村自墓誌銘

余姓王氏生於宋嘉定甲戌八月之戊午先君名余曰義山字余曰元高世居隆興府豐城縣長豐鄉之槎溪今為龍興路富州曾祖諱幡然祖諱德秀以詩書世其家先君諱道昌贈奉議郎妣聶氏贈安人妻李氏封孺人男惟肖女仁靜適從政郎惠州錄參趙孟柔孫男同老尚幼先君師主一張先生力行一敬字為一生受用

屢試成均弗績高揖謝同輩曰吾歸教吾子矣創家塾  
扁以麗澤羣鄉子弟教之洎長俾師吉州司戶雲林先  
生楊公攀龍學賦兼易先生擢第後試博學宏詞因習  
焉自淳祐己酉至景定辛酉與弟義端以賦四上春官  
壬戌某塵忝廷對覆考祕書文公天祥批第一等上擬  
擢在首選時給事侍郎徐公經孫為詳定同邑人也他  
有所主先得某所獻策以極言時事抑之乙科初筮永  
州司戶再調南安軍司理閩陞從政郎連丁家難服除

問選得光山軍節度推官兼書記未赴辟浙西鹽場贅  
漕府幕權京學教授京削五溢其三陞朝主管尚書刑  
工部架閣文字權主管官告院除國子正以考學及格  
特旨改合入官宣教郎添差通判瑞安軍府事奉使台  
州催發義米慶元措置海船就之任甫交事朝旨以提  
舉浙東市舶兼隸焉先是宋度宗山陵以覆按使幹官  
總護使禮儀官該恩轉兩官乙亥春江上報至丞相杭  
山先生章公鑑議國事不合有睨揆席者嫉公嗾其徒

攻之公抗章三上不報遂去某以門下客為監察御史  
潘希聖所劾鐫兩官罷見任未幾江西按撫司辟充參  
議官未上丙子春宋太皇詔下郡縣令民相率歸附某  
惟宋末舉朝奔遁而某以奉使出及章公去國而某以  
坐黨罷希聖謂章公之議國事某實誤之嗚呼千萬世  
而下誰實任其咎耶嗚呼奉命督餉而某之上關明被  
劾投閒而某之歸心白古人謂蓋棺事定某終身之事  
已定於此時矣余薄宦所至無足稱述惟以苦硬自將

鮮與世偶至於抑權勢雪冤抑苟職分所當為無所顧忌生平無他好獨於文字刻苦扁一所曰稼村讀書其間惟肖頗能繼吾學余意有得處効橫渠疾書法俾錄之初宋乙卯臺諫奏科舉後增試小詞科環海內亡應令者余起而為之倡所擬九百餘篇左帑容齋先生劉公元剛丞相文山先生文公天祥為之序兵後散失亡幾又嘗取宋一經撮其要而書之曰提綱析其目而編之曰類纂幾數十萬言質之煥學後村先生劉公克莊

先生以為某之書法中間有與孟子意合者陳平甫備  
要壁角裏文字嗟乎後村豈輕許人者拙藁詩銘記序  
贊頌跋說書傳策問講義箋表啓狀誄誌凡三十卷讀  
書管見十卷惟肖類成又以質之杭山先生先生寵之  
以序曰文者貫道之器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與於斯嗟  
乎杭山豈輕許人者雖然余何足以當之余辛巳歲卜  
居東湖或曰子棄鄉井何居余應之曰濂溪家春陵而  
居溢浦康節衛人溫公陝人皆居於洛洪吾父母國庸

何傷胡文定建之崇安人晚年於衡山買地結廬終焉  
錄言行者謂公終於正寢余其老於東湖矣丙戌夏歸  
省松楸葺先君弊廬裴徊顧瞻如見先君語惟肖曰槎  
溪吾童子時所釣遊也不二里為西陵村吾將窀穸他  
日返葬於彼與汝母同穴有合葬于防之故事在夫有  
生必有死吾老矣死已晚矣苟獲體其受而歸全幸也  
獨不幸而讀書又不幸而竊科第又不幸而立乎人之  
朝向使不讀書不竊科第不立乎人之朝豈不陶陶然

天地間一民既讀書既竊科第矣既立乎人之朝矣而謂一民之不如嗚呼必有不如者矣余最愛杜樊川諸君子自誌其墓彼直以死生為晝夜耳斯人不作而余竊慕之如陶淵明秦少遊輩自為挽歌往往悲悽憤惋不脫兒女態壯夫不為也雖然余之誌余之心也誌作於丙戌之八月書誌日併死葬日余不得而書銘曰東坡死於常葬於汝之陽穎濱囑其子歸而祔於眉山之傍嗚呼何必去父母之邦

稼村類藁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三十

元 王羲山 撰

樂府樂語

千年調遊

葛嶺  
歸有感

勝地獨湖山滿堂貯風月歌舞太平氣象雪回雲遏紅  
鞋朱帽隔岸喚舟芙蓉萬疊人稀到這清絕  
因思舊事莊敞平泉宅莫與他人樹石對兒孫說難全晚節不

如一邱壑住茆屋三間任窮達

水調歌頭

壽湖南  
胡大

沆瀣金莖露清潔玉壺水分明昨夜光現南極老人星  
山甫秀鍾崧嶽傳說上符箕尾造物為時生一代詞科  
伯飛上到蓬瀛 紫薇天丹禁地掌絲綸盤洲益國箇  
樣人物只三人辭却翰林風月故就湖湘霖雨天下共  
為春試看玉堂大半秉洪鈞

臨江仙

壽章丞相

明日中元生上相真上相上元生滿城燈火晝三更台  
星呈瑞處一點壽星明 和氣薰蒸開泰運湖山萬里光  
榮願推天地發生仁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滿庭芳

壽余  
節使

線柳迎風錦棠媚日十分春色豪奢青烟宮燭飛入侍  
臣家瑞靄深籠畫戟壽星照曲蘂高牙因知是崧高華  
旦玳宴醉瓊花 翻鴉新詔墨聞樞庭召入已辦宣麻  
比汾陽福壽公更穹華佇看稠青疊紫書香藹桂子蘭

茅鳴珂處西湖路上接武築堤沙

水調歌頭

乙亥春永嘉歸舟

宇宙郵亭耳遊子問舟歸灘上灘下轉旆欲速點篙遲  
安得泛河一葉尋見江南歸處多只是旬餘此身無地  
着驚浪濕征衣 獨張翰見夙起早知樂誰把乘舟偏  
重良策濟明時夷島人烟相接恰在永嘉上浦猛憶浩  
然詩鄉閭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乳燕飛

乙亥春題鴈蕩山

雅有登山癖覺老來尚可躋攀浪遊躡屐險怪蕉堯稱  
鴈蕩爭秀羣山第一更聳出穹厓千尺景物深藏長谷  
裏最上龕水鑿時衝激硆研處鉅石

闢

地生天作誰能識睹江山如故恨無一時人物靈運當  
年為太守佳處都曾遊歷獨不見此山腳力風月直須  
人管領怎不移石壁題巖壁今且着老夫筆

念奴嬌

舊懷

題臨湖閣閣在東陽向巨源所創洪容齋作

記舊贅漕幕居其下

南昌奇觀最東湖好景重重疊疊誰瞰湖光新傑閣橫  
挹翠峯截辟十里芙蓉海神捧出一鏡何明徹鳶魚飛  
躍活機觸處潑潑容齋巨筆如椽迎來一記贏得芳  
名獨猛憶泛蓮前日事詩社括拌頻設倚看斜陽簷頭  
燕子如把興亡說誰迎誰送一川無限風月

瑞龍吟

壽京尹  
曾留遠

晨光曙遙見昭灼文奎照天心處蛾眉皎皎西飛北渡

南極騰輝燦麗神臯地爭看碧幢旗戟藹然佳氣深深  
有美堂中綉幃錦幕笙歌不住知是元戎初度玉觥頻  
舉雲堤烟市時聽笑聲都人相賀相語人人說是活  
佛生今世襟懷內嚴霜瑩月春風秋水文肅貂蟬貴南  
豐學問文昭節義若問莊椿歲堪誰比清源曾公壽齒  
郎君宥府袞衣榮侍

賀新郎

自賀生孫  
丙戌四月

自笑斟醕醕作皤然一老逍遙東湖湖曲好事爆然來

子舍報道生孫新浴筭天也從人所欲萬事足雖緣有  
見子孫時萬事方為足詩禮脉今有續 吾家本是山  
陰族見生來風神稍秀足娛吾目吾子吾孫同此月日  
分纔爭五六喜聽得歡聲滿屋愚魯聰明天所賦只無  
災無難為多福且願汝書勤讀

文章末技耳至於駢辭俳語技之尤小者也司  
馬公自謂不能四六歐陽子不肯為人作四六  
鄒道鄉不作樂語而余皆犯之矣惟肖類於卷

尾姑存之以紀一代儀文之末云

壽崇節致語

隆興府

萬年介壽星辰拱父母之尊四海蒙恩雨露寵周臣之  
宴頌聲交作協氣橫流與天同心為民立命以聖子承  
承繼繼九州悉臣奉太后怡怡愉愉永久億載寶冊加  
徽稱於漢典綵衣絢瑞色於舜庭捧金爐香胥慶壽崇  
之旦玉卮酒永延長樂之春躬稟聰明性純愛敬晉福  
介王母三千年之桃暉新紅華封祝聖人八九葉之蓂

開並綠耳鳳韶之雅奏身魚藻之深仁臣等幸囿明時  
忻逢盛事遙瞻禁衛鵠播衢謠

東極承顏肅紫宸恩釀湛露燕羣臣香傳禁柳鳴球瑟  
影顫宮花鵠縉紳璀璨祥光三殿曉怡愉和氣萬年春  
明朝又紀流虹瑞更效封人祝聖人

對廳致語

怡愉奉太后稱觴盛長樂之儀普率皆王臣會宴接鎬  
京之飲懽浮魚藻光射斗牛恭惟特進大觀文大丞相

國公四海儒宗兩朝元老巨川舟楫旱歲霖雨不有其  
功清時鐘鼓勝事園林自樂以道暫遊洛社更築沙堤  
宮使端明相公吟遍玉堂來尋綠野曉星辰履久聯紫  
殿之清依日月光已覺黃扉之近宮使閣學尚書為國  
喉舌同姓腹心寄與西山雖喜林泉瀟散召還北闕要  
推社稷經綸觀使提刑戶部曾策駒駔肯盟鷗鷺入直  
天上尚記青藜趣起山中便持紫橐提刑詔使提刑部  
灑人寒露厲古清風衡岳雲開會見郎官列宿甘泉地

近即依天子九重觀使提刑判府監丞玉節猶香幅巾  
自適胷中宇宙素存開濟之心足下風雲直峻清華之  
武觀使判府刑部老成器局光靄襟懷贊白雲之司早  
培朝望翔紫霄之表簡在帝心衆位判府郎卿金石春  
鳴琳琅映照吟萬柳陰中之句香入詔芝接五花影裏  
之班望高玉笋及梓里滿前之材俊皆蘭臺向上之磁  
基我知府運使華文國史祕監侍郎渠觀瞻輝節麾疊  
組不知畫錦為邦家之光閭里之榮但喜陽春在天庭

之間湖山之外嘉興十一郡黎元之衆載歌萬億載慈祥之詩壽崇方慶於坤闈既醉共分於天祿合星垣之賓佐偕月乘之儒流容府材能柳營韜略客坐聯杏壇之秀男邦藹花縣之英邁豆肆陳笙簧迭奏福介于王母幸永瞻慈極之尊河清生聖人更同效華封之祝某等敷陳俚調揚厲休期

八葉蓂香夏氣清坤闈有慶佛同生楓宸稱壽雲霄迥  
華野霑恩雨露深祚永萬年齊晉福孝濡九有樂升平

電樞又報祥光繞需拜揚休天子明

唱

金闕深深正夏日初長禁柳青祥烟紛簇紅雲一采飛  
度彤庭千妃隨步處覺薰風微拂觚稜天顏喜向東朝  
長樂獻九霞觥

分明西崑王母來從光碧駕飛駢為言今日金仙新浴  
共慶長生捧桃上壽天一笑賜宴蓬瀛沸歡聲道明朝  
前殿又祝椿齡

勾問隊心

妾聞舜殿重華薰風初奏唐宮興慶壽日新  
逢遠方稱讚效微誠女隊蹁躚呈妙舞腰翻翠柳步  
趨金蓮豈無皓齒之歌可表丹心之祝相攜纖手共躡華烟

唱柘枝令

西山元是神仙境瑞氣欝森森彩鸞飛下五雲深急管  
謳繁音碧鬟影斜花欲顫輕盈蓮步移金紫擅催拍莫  
沉吟傳入柘枝心

花心唱

慈元宮殿五雲開壽獻九霞杯步隨王母共徘徊仙子  
下瑤臺紅袖引翻鸞鏡媚婆娑雪風回繁絃脆管莫相  
催齊唱柘枝來

四角唱

風吹仙袂飄飄舉底事下蓬萊東朝遙祝萬年杯玉液  
鴻金罍天上蟠桃又熟暈酡顏紅染芳腮年年摘取獻  
天堦齊舞柘枝來

遣隊

銅壺漏轉屢驚花影之移桂櫂風輕已覺蓬萊之近覆  
裯已蹙雷鼓重催歌舞既周好去好去

勾隊

瞻壽星於南極瑞啓東朝移仙馭於此山望傾北闕式  
歌且舞共祝無疆

吳仙詩

一曲清歌艷彩鸞金爐香擁氣如蘭西山高與南山接

剩有當時却老丹

唱

千年紫極鑠烟蘿艷質含羞斂翠娥遠睇慈元稱壽處  
不妨連臂大家重與楚舞更吳歌

謐仙詩

冉冉飛霜綴綺裳遙知謐母下丹陽黃金鍊就三山藥  
來採蒲花獻壽觴

唱

祕傳玉訣自靈修家在仙山最上頭更有仙茅香馥郁  
年年今日薰風時候掇取獻龍樓

鶴仙詩

飲馬池邊號浴仙仙姿花鶴古今傳金經尤有延年訣  
未數莊椿壽八千

唱

自在雲間白鶴飛晴川浴罷不勝衣旅裁五色冰蠶錦  
千花覆處三呼聲裏惹得御香歸

龍仙詩

楚尾吳頭風乍薰滄波深擁小龍君願朝帝母龍樓晚來曳霞裾駕五雲

唱

閒雲潭影日悠悠暮倚朱簾更少留龍壽本齊箕與翼從今日一年一度東極慶千秋

栢仙詩

古柏林間小劍仙雲鬟低綰婢輕蟬願持天上長生籙

來祝東朝億萬年

唱

新吳曾遇許旌陽寶氣橫空一劍長願祝慈闈長不老  
天長地久有如此栢萬古鎮蒼蒼

遣隊

花陰日轉靚妙舞之初停蓮步雲生學飛仙之難駐遙  
瞻翠闈已啓金局待擬重來不妨好去

王母祝語

長樂宮中永壺天之日月蓬萊島上曳洞府之烟霞不辭弱水之遙來祝南山之壽恭惟體坤至靜與佛同生德比周任知文王之所以聖尊為太后喜唐帝之孝于親和藹一堂慶流萬宇焜圃五城宅幸居至治之朝雲璈九霞觴因獻長生之籙恭惟不承慈訓克紹洪休八九葉蓂開接虹流於華渚三千年桃熟侑宴飲於瑤池薰風迭奏於虞絃湛露載沾於周澤臣等喜遊化國適際昌辰密依天闕之光好誦仙家之句

壺嶠天低樂聖時南薰初試度蘭池影飛霞佩朝金殿  
曲奏雲和獻玉卮稽首萬年堯歷永承顏五色舜衣垂  
仙家更有蟠桃在明日重來謁帝墀

唱

龍樓日永鶴禁風薰拂曉壽星光現無限霞裾欣傳帝  
母與佛同生華旦佳氣慈闌看龍顏歡動玉卮親勸捧  
祝殷勤對萱草青鬆菖蒲翠軟奇香噴堦前芍藥頻繁  
紅深紫淺遙望千官鷺序曉仗初齊趨觀慈元宮殿更

喜明朝虹流佳節同聽嵩山呼萬湛露重重燕慶兩宮  
盛事如今親見齊祝願西崑凝碧南山增綠與天齊筭  
身長好年年拜舞宮花顫

勾隊

萬歲山前三呼祝壽千花海裏一闕

從來無日不

春况是薰風初夏薔薇

闕

芍藥翻階葵欲向陽榴將

噴火正好共尋奇卉來獻芳筵對仙李之盤根今朝一

轉慶蟠桃之結實明日重來上侑清歡千花入隊

萬年枝詩

百子池邊種最奇無人識是萬年枝細花密葉青青子  
常得披香雨露滋東風向晚薰風早禁路飛花沾壽草  
年年聖主壽慈闌先獻此花名字好

唱

先獻此花名字好密葉長清翠羽搖仙葆紫禁風薰驚  
夏到花飛細香堪掃拂曉宮娃爭報道無限瓊妃縹渺  
來蓬島來向慈闌勤頌禱萬年枝同難老

長春花詩

東風不與世情同多付春光向此中葉裏儘藏雲外綠  
枝頭臘帶日邊紅百花能占春多少何似春顏長自好  
清和時候卷紅綃端的長春春不老

唱

端的長春春不老玉頰微紅酒暈精神好多謝天工相  
懊惱花間不問春遲早風外新篁搖翠葆長樂宮邊綠  
蔭籠馳道此際稱觴非草草降仙親下蓬萊島

菖蒲花詩

昔年有母見花輪富貴長年不記春今報紫茸依碧節  
獻來慈極壽莊椿漢家天子嵩山路又見蒲仙相與語  
而今帝母兩怡愉莫忘九疑山上侶

唱

莫忘九疑山上侶住在山中白石清泉處好與長年沾  
雨露靈根下遣蟠虬護青青九節長如許早晚成花交  
見薰風度十二節添湏記取千年一節從頭數

萱草花詩

當年樹背入詩章  
綠葉丹花有暉光  
為道宜男仍永世  
福齊太姒熾而昌  
猶記夏侯曾與賦  
灼灼朱華凝瑞露  
紫微右極是慈闈  
歲歲丹霞天近處

唱

歲歲丹霞天近處  
借問殷勤何以逢  
蘭杜碧砌玉欄春  
不去清香長逐薰  
風度況是恩光新  
雨露綠葉青青葱  
翠長如許端的萱  
花仙伴侶年年今日  
偕前舞

石榴花詩

待闕南風欲上塲  
陰陰緝綠繞丹牆  
石榴已著乾紅蕾  
無盡春光儘更強  
不因博望來西域  
安得名花出安石  
朝元閣上舊風光  
猶是太真親手植

唱

猶是太真親手植  
猩染鮮葩歲歲如  
曾拭絳節青旌光  
耀日分明是箇神仙  
匹引領金扉紅的的  
下有仙妃纖手輕輕摘  
為道朱顏常似得  
今朝摘取呈慈極

梔子花詩

當年曾記晉華林望氣紅黃梔子深有敕諸宮勤守護  
花開如王子如金此花端的名簷葛千佛林中清更潔  
從知帝母佛同生移向慈元供壽佛

唱

移向慈元供壽佛壓倒羣花端的成清絕青萼玉包全  
未折薰風微處留香雪未折香苞香已列沉水龍涎不  
用金爐熱花露輕輕和玉屑金仙付與長生訣

薔薇花詩

碎剪紅綃間綠叢  
風流疑在列仙宮  
朝真更欲薰香去  
爭擲霓衣上寶籠  
勿心驚錦浪洗春色  
又似宮娃逞粧飾  
會當一遣移花根  
還比蒲桃天上植

唱

還比蒲桃天上植  
穉綠陰中蜀錦開  
如織萬歲藤邊嬌  
五色宜春館裏香  
尋覓七十二行鮮  
的的歲歲如今早  
趁薰風摘金掌露濃  
堪愛惜龍涎華潤凝光碧

芍藥花詩

倚竹佳人翠袖長阿姊天上舞霓裳嬌紅凝臉西施醉  
青玉欄干說畧香晚春早夏揚州路濃粧初試鴦紅妬  
何如御傘掖垣中日日傳宣金掌露

唱

日日傳宣金掌露當殿芳菲似約春長駐微紫深紅渾  
謾與淡粧偏趨泥金縷拂早薰風花裏度吹送香塵東  
殿稱觴處歌罷花仙歸洞府彩鸞駕霧來南浦

宮柳花詩

御牆側畔綠垂垂接夏連春花點衣好似雪茵胡旋舞  
樓臺簷幙燕初飛薰風日永形墀曉宮妃簇仗呈千巧  
就中妙舞最工奇戲袞玉毬添一笑

唱

戲袞玉毬添一笑笑道輕狂似恁人間少偏倚龍池依  
鳳沼隨風得得低回遶掠面點衣誇百巧似雪飛花點  
東梁園好惹住金虬香篆裊上林不放春光老

蟠桃花詩

蕊珠仙子駕紅雲來說瑤池分外春道是當年和露種  
三千花實又從新紅雲元透西崑路青鳥銜枝花顛舞  
薰風初動子成初消息一年傳一度

唱

消息一年傳一度萬歲枝香總是留春處曾倚東風嬌  
不語玉階霞袂飄飄舉蓬萊清淺紅雲路結子新成要  
薦金盤去一實三千湏記取東朝宴罷回青羽

衆唱

十樣仙葩天也愛留住春光一一嬌相賽萬里鶯花開  
世界園林點檢隨時採照坐十眉仙體態天與司花舞  
徹歌還再獻與千官頭上戴年年萬歲聲中拜



稼村類藁卷三十